



雙城記

何冀平

好一座危樓，好一個香港！疫情加碼，劇場也加碼，《天下第一樓》的演出地文化中心大劇場，開了2樓，又開3樓，依舊滿足不了要看戲的人，每晚人頭湧湧，掌聲陣陣。

一部原汁原味的「京片子」京味話劇，改為粵語，很多人驚訝好奇耽心，會不會走味兒，會不會難以達意，會不會失去原意？演出前，幾家採訪的記者、專欄作家都有此疑問，我心裏一直很踏實，回答很明確「不會」。等他們看到演出，特別發來信息：「終於明白，有些東西是可以跨越語言、文化和時代。」演出效果證實，真正的藝術不受地域、文化限制，放之四海。

還有很多人問，這次粵語版演出，劇本有沒有改動？除個別字句改為粵語，為了地域風俗化，講法有一點改變，但原意不變，保持了此劇自1988年首演至今，34年、600多場，劇本一字不改的原則。

記者還問，這部戲，你想讓觀眾看什麼？一部戲，每個人的感受都不同。這部戲，可以看吃喝玩樂、三教九流、市井風情，明爐燒烤，還有烤鴨的吃法做法，大廚的煎炒烹炸，珍饈美味，五味佳餚；業界的競爭爭奪，百

危樓風月

年老店的經營運作，社會各階層、類型的人物關係；人的起伏上落，奮爭不息，拚搏不已，對人生的感嘆，對命運的不甘不平……我不會想讓觀眾看到什麼，倒是期待他們能看到什麼。

此劇在香港用粵語演出，確有與內地不同之處，看戲的人會比內地觀眾多一番感受。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香港人眉精眼企，精明能幹，不論是大商家還是小市民，都有商業頭腦，很多人發過老闆夢，做過「老闆」，結果是有盈有虧，有賺有蝕。就算不是從商，也有為什麼踏上坦途，為什麼功敗垂成，怎樣才能東山再起，怎樣對待解甲歸田的詰問。劇中主人公盧孟實心懷壯志、一世奮爭、拚搏不已、面對各色人等，下要應付皇上總理、衙門貴胄，上要對待老闆夥計，外來騷擾，經歷斗轉星移，風雲變幻，結果會是什麼？劇中所有人，就是一個剛入行的徒弟，都有他的風雲世界，他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能不能給人以警示警醒，不同的觀眾會有不同的思考。

此劇題材是寫「食」，所謂「民以食為天」歲歲年年，吃，一貫是中國老百姓關注的根本，而此句的上一句，是「國以民為本」，這兩句幾乎人人皆知的道理，我全寫在戲中，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也可以看熱鬧，一席盛宴，且看各位的口味品味如何。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最近我有機會參加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新翼大樓開幕典禮，觀看由小學和中學部共同演繹的《花木蘭》舞台劇。孩子們用兩文三語（中文、英文、粵語、英語、普通話）演出，有歌劇、舞蹈、中樂、西樂、鼓、太極、芭蕾舞、中國舞、武術等，演繹得淋漓盡致，令人拍欄手掌。

我問總校長孔美琪博士，為什麼想到《花木蘭》作為這齣舞台劇的名字？她說：「我們想讓孩子們接觸多些中國元素，如果只是在上課時講，孩子們未必會記得，通過各種不同的活動讓他們接觸中國文化，更容易讓孩子們接受。」

這個舞台劇的編劇老師，讓這麼多元素在一個小時裏面非常緊湊地演出，可見他的功力和孩子們的熟練程度。

維多利亞教育機構是一所很出名的國際學校，特別是他們的幼稚園家喻戶曉。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維多利亞教育機構的小學和中學部以及參觀新的校舍，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能夠有如此大的校園和活動空間給孩子們確實難得，寬敞的課室、學生和老師的休息場所、圖書館、咖啡室、運動場一應俱全。我相信在這樣的環境學習和工作機會都會身心歡暢。

我很相信小朋友的學習跟環境

孩子的教育

有莫大的關係。如果你家裏有人講英文、普通話、潮州話、上海話，聽得多了，孩子們自然就會聽，甚至於會講，這也是為什麼在歐洲不同的環境，孩子們懂得講多國語言。國民教育也是一樣從小學習自然有國家民族的觀念。我家兩歲半的小不點已經會唱國歌了。她說因為學校有教。公民教育由小時候開始，例如一個人的價值觀、待人的禮貌、環保護意識、尊師重道和與朋友的相處等等，身邊每一位家長、朋友、老師與同學都是他們的榜樣，小孩子就像一塊乾棉花，見到什麼就吸收什麼。

最記得兒子小時候大概兩歲多左右我抱在手上，見到我同另外一個朋友相遇打招呼，他問我這是誰呀？我告訴他這是某某醫生，他說為什麼他不認識呢？想想他怎麼可能會認識所有的醫生呢？這句說話正是我平時同我先生所講的。自此以後我在他面前講話都特別小心。事事要以身作則。孩子就是我們的鏡子。



◆滬江維多利亞中小學學生匯演《花木蘭》舞台劇。作者供圖



作業簿

林作

做我的行業的人，經常有個問題，我覺得其實和大家早年的成長經歷有關。

這行的人很容易有種奉承的感覺，覺得顧客至上，很恭敬，很被動，很容易會需要別人告訴他們如何如何，處於一個任人魚肉的感覺。我覺得最好的比較和比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認為需要有很好的尺度拿捏。你需要坦蕩蕩，表明心跡，讓人知道你的來意。但另一方面，你不能太進取，嚇跑別人。一旦你表現出社交障礙的感覺，就只會讓別人拒絕你，因為覺得你令他們不舒服。

我覺得做人必須保持玩味，要讓對方覺得你過癮。明明你很想得到對方的贊同，但你不能展現出那種渴望。另外一方面，你要對拒絕感到不以為然。只要你對拒絕展現出太大的感情變化，你就會同樣被對方唾棄。

社交比較弱的男生，對待人的時候會很被動，被別人牽着鼻子走。這種關係，不是大家想要的，但可能只能無奈接受。

在我的看法，我覺得最好的建議，有點像女士們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形象——要吊高來賣！

做人做事的堅守

首先，你必須要把自己包裝成良家婦女。要展現一種矜持，給人感覺你不隨便，有自己的要求。很多客戶、招募對象，都會見到一個很像哈巴狗般的經紀，對他們實在是太奉承了。我經常要求我們的人，要更能夠清晰講清楚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準則。

很多這樣的新人會問：這樣不會嚇跑很多客戶、招募的新人嗎？我認為，只會擋走真的不認真的客戶、招募對象。不怕這樣的人流失吧！反正少了他們也只是節省你時間。我認為這是放長線釣大魚，還是短視只看着眼前利益的分別。而我，永遠選擇前者。

剛開始這麼做的你們，一定會不習慣。我敢肯定上天會派幾個人去測試你。但久而久之，你就會開始發現，這樣有點苦口良藥的感覺，其實讓你最後感覺更舒服——可能開始的時候比較辛苦，但效果更好。所以我給大家的建議：做人，要給人有原則、有要求的感覺。其實是個欲擒故縱、欲拒還迎的感覺。人就是這種如此奇妙的動物。吸引力法則，並不是講究你多主動，有時候是要講究有多能夠吸引人。

能參透這個道理的，會在商場上、商場上，無往不利。



雁行折翼

鄧達智

上周四飛馬來西亞檳城，因新冠肺炎而停飛超過兩年的首航，下機見儀仗隊載歌載舞並相關政經官員、航空公司代表等列隊熱烈歡迎；上次往返檳城與香港屬港龍航空公司，3年多下來，社會事件並疫情摧毀，「港龍」從此成為歷史符號，這條航線由母公司國泰接手；國泰相等香港，走入機艙親切感依然。

過去每年起碼一次甚至兩次下「南洋」，有時包括吉隆坡及一旁彭亨州，為吃高山老樹貓山榴槿；目標始終以檳城為主，除了當地原產黑刺、老薑、青皮等各種榴槿；始自1989年首次來過，對檳城的愛意從未消減，她提醒了我印象已模糊的舊時香港，建築與城市規劃方面更古色古香。年前跟馬來西亞另一古城馬六甲雙雙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界文化遺產稱號，對舊城區George Town（佐治鎮）的保育更具立體意義。

上周四到埠滿心歡喜，與老友們聚餐聊天，說到疫下餘生，話題地老天荒沒完沒了。

次天星期五，數人再約，這次人坐下了，酒肉上桌，那心未曾戀棧形於外，同枱吃飯，人人得見，免打酒大家聚聚，飯後轉去由百年大宅改造的咖啡甜品店（檳城充斥，且質素奇高），燈光幽暗下來，他們都忍不住問：You Alright？

人沒事，可那心……難忍傷痛；準備出門應約之前，卻收到家中姐妹發來信息：「桂嫻於下午5時30分安詳離世！」父親十六子女，在下排行第六，桂嫻第七，歲數比我小不過一年。

雁行折翼

隨眾人年齡增長，桂嫻留於香港新界老家的弟妹們中間，擁有微妙的定海神針作用；平素根本就是他們屋裏的管家、家務話事人，也是我們這邊幼弟老來得仔仔們至親密的保姆、守護天使，縱使在他們極幼的心靈，已曉得為姑媽取個親暱別名：「阿B」！

人們自小叫他們Baby、Baby，小小人仔知道這個「B」字代表親密關係。對外；親戚朋友關係網絡如指掌，族中紅白二事，桂嫻承擔責任，負責送禮、送故人敬意。自家春秋二祭、拜山酒肉燒衣，通知眾人幾點出發、誰來誰不來，都在她的記事簿上。

不幸於去年年初身患不適，先內窺鏡檢測發現大腸腫瘤，施手術後發現已擴散到不同位置，醫生說情況不佳，讓我們有心理準備。然而化療及標靶治療下來，也因身體狀況下決心戒了煙，胃口頗佳，整個人肥白白起來；她自己，愛她的家人及朋友都產生一定程度的欣慰，都期望出現奇跡……手術一年大半過去，比醫生預測她的時限長了好幾倍，大家已將心頭大石稍稍放低之際；

她身體忽爾出現違和，繼而痛楚，立即送院，未幾轉到靈養 Hospice，難以想像急轉直下的速度。

能夠出門，早已定好行程，臨出門前，先去醫院探望桂嫻；躺病床上，她齊整的短髮長出，本是美人一名，那刻面容娟好清麗，且精神不錯，喊着要出院……回應她：好！好！好！希望一星期後檳城回來後，在家中見你啊。

誰知，這邊出門，噩耗傳來，桂嫻已悄然離世。

早登極樂，一路走好啊，妹妹！



◆父親十六子女，右邊排第五隻姐，左邊排第七妹妹桂嫻不幸於上周因病離世；雯姐留言：雁行折翼！（攝影：少年鄧達智） 作者供圖

不要以為是傷風感冒

疫情至今，真的差不多接近3年，身邊經常會聽到有人感染了，亦有很多人分享感染後的患病歷程，但大多數注射了疫苗的人也會說：「感覺就好像傷風感冒，不用怕，我很快便好了。」他們不斷宣揚這個信息，令到一些人可能以為真的就算患了病也沒什麼大不了，結果對防疫的意識鬆懈了很多。

最近一位要好的朋友不幸「中招」。其實在他確診前一晚，我跟他近距離地在同一場合碰面，但當他確診的一天，他很好，不斷告訴之前跟他接觸過的朋友，看看他們有沒有「中招」，而我便是其中一位被通知的朋友。當天自己還在睡覺，因為前一晚還是要通宵工作的關係，所以下午5點才起床。他原來不停打電話給我，當我起來的時候便接聽到他打來的電話。他匆忙地說：「我確診了，擔心你也確診，快些做個快速檢測。」我便立刻起床來一次測試，結果沒有被感染。跟着兩天我也每半天快速測試一下，好在還沒有出現兩條線的情況。

我這位好朋友確診的第二天便跟我說：「為什麼很多人也會說，患上新冠就好像感冒一樣，不會辛苦，但我確診之後的第二天開始，全身骨痛，頭痛就好像快要爆炸一樣，很辛苦。」所以我覺得，不要聽太多別人說患上新冠後的情況，因為真的因人而異，更加有一些患了病的引發了很多身體其他病症甚至死亡，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輕心。

在這裏也可以分享另一個朋友有關家人患了新冠的情況。我這個朋友跟爸爸媽媽一起生活，有一天，他爸爸確診了，好在他們每人也是住在獨立房間，所以他父親便寸步不離自己的房。但第二天，他媽媽也確診了，我這個朋友再做快速測試也是陰性，但他身為兒子，父母患上新冠，就算需要隔離，也無可奈何地要去照顧兩老。他說：「我相信香港有很多這個情況出現，父母感染了，身為子女也一定要照顧他們，但如何避免被感染呢？雖然我已經很努力做好消毒措施及戴上兩個口罩，但也不一定不被感染。」結果我朋友在他父母確診後的第四天也呈現陽性。因為父母在患病期間，他需要把食物送進他們的房間，如果需要任何物資及生活用品，也難免要走進他們的房，所以最終也同樣被感染。

我也覺得，就好像我這朋友這情況，很難避免在照顧家人的時候，自己不被感染。雖然有些人會說：「家人已經感染了，自己不如就同樣被感染，那就沒有這麼麻煩，大家也可以進出自己的房間不用避忌。」但我覺得，沒有「中招」始終好過「中招」，因為不止感冒這麼簡單，如果出現併發症便問題大了。而我這個朋友在他父母患病期間，透過「醫健通」去幫助父母視像看醫生，他很感謝政府有這個服務提供，下個星期繼續跟你們分享。

守夜是閩西梅花山農區農民為了保護勞動果實——稻子免遭野豬的蹂躪而從事的一種充滿危險的夜間活動。我雖然只去守過一夜，但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12歲那年秋天的一個黃昏，伯公在老屋坪裏邊柴枱明火，邊把我招呼到他身邊神秘兮兮地告訴我：「晚上帶你去守野豬。」我高興得跳起來，因為這種充滿歷險獵奇的事我還從未經歷過呢。

彤紅的火球墜入西山後，群山在暮色的籠罩下就像一幅濃墨寫意的水墨畫。我和伯公匆匆吃完晚飯，就背上柴刀、海螺、鳥銃，點上火把向夜色沉沉的大山走去，出了村莊，除了手中的火把有限的照明度外，遠處一片漆黑，彷彿埋伏着許多豺狼虎豹，隨時都會撲過來襲擊人似的，夜裏的大山充滿神秘、陰森、可怖。蜿蜒的羊腸小徑彎彎曲曲坎坎坷坷向黑乎乎的山溝腹地延伸，離開村莊越遠，離毒蛇猛獸就越近，除了我和伯公的腳步聲外，夜，很靜，很靜。我心裏雖然有些發毛，但仗着有身上的柴刀和伯公拎着的海鳥銃壯膽，腳步還是邁得很快。

我們走啊，走，大約走了七八里路，終於走到一大壟水田邊。我們繞着水田巡迴走一大圈，伯公一邊吹海螺，一邊檢查田邊的稻草人和鴨母礁（一種竹製品，灌滿水後，會自動迴圈按時發出節奏的響聲），並在田邊地角牽拉一些草繩或是安插一些響弓似的竹片，布好這些迷魂陣後，伯公就帶我走進田頭一個孤零零的山寮裏。伯公說：「今晚我們就住在這裏吧。」伯公點燃了山寮裏的

馬燈，從衫袋裏掏出一小包黃澄澄的雄黃，撒在床邊和門框外。並囑我夜間如聽到有人呼喚，不要隨便答應。

說完，他又「呼」的一聲，朝天放了一銃。然後，輕輕吹着冒白煙的銃口，重新倒入火藥把銃裝好，撕下一張白煙紙插進銃筒口，把銃擱在床頭，叫我睡下。

呼嘯的山風撕扯着山寮門，發出「嘎—嘎—嘎—」的響聲，搖搖晃晃的馬燈鬼火似的，忽明忽暗，彷彿隨時都有熄滅的危險。山風過後，深山的夜晚，除了山蚊肆無忌憚的嗡嗡聲和嚇唬野豬的「鴨母礁」那有節奏的響聲外，顯得格外寂靜。偶爾敲擊耳鼓的鳥啼、狼嚎，淒淒厲厲如鬼哭，令人毛骨悚然。也許是勞累辛苦，也許是習慣成自然，伯公很快就鼾聲大作，進入夢鄉了。而我卻蒙頭縮首，輾轉反側，難以成眠。平時聽說的許多關於厲鬼和豺狼虎豹的故事情節，一個個都復活起來，在腦海裏清晰浮現，生怕厲鬼從嘎嘎響的山寮門鑽進來，弄得我惶惶然，沒有半點睡意，後悔不該跟伯公來這荒山野嶺活受罪。

子夜時分，伯公又起床去寮門外吹海螺了，「嗚—嗚—嗚—」的海螺聲渾厚、深沉，好像要洞穿大山一樣，在群山空谷中回應，傳得很遠，很遠。我想潛伏在山野的動物們，乍聞這種可怕的鳴叫，一定會以為老虎的祖父巡山來了，夾起尾巴逃跑吧。伯公吹了一陣，就關上門，坐在床頭抽起自製的黃煙水煙來，竹製的水煙筒，抽起來吧吧作響。煙極噏人，伯公卻抽得有滋有味。我沒一點睡意，就請伯公傳授守夜的經驗。

伯公說：「山裏走夜路點明火野獸就會怕

人，如果照電筒，野獸就會把人當作牠們的同類或當作獵物尾隨而來，弄不好還會受到牠們的傷害；把雄黃撒在床下是為了驅趕毒蛇，蛇最怕雄黃了；在鳥銃的銃口插上白紙是用來避邪的，據說萬一走夜路碰上『迷糊鬼』，使你懵懵懂懂迷了路，你只要將銃口朝身後放一銃，就會清醒過來。」

他還教我對付野獸的辦法。他說：「如果在山上遇上狼群，就要膽大心細，要拿準時機穩、準、狠地將頭狼制服，頭狼一死，狼群就會落荒而逃；如果碰上兇悍獨行的野豬，可要特別小心，即使有銃也要繞到牠的側面去開火，不然，牠一旦發現你就會直衝過來，把你撞得半死後與你拚命……」伯公說着說着，打了個長長的哈欠，鼾聲又起。

聽了他的經驗之談，我更睡不着了。我躲在被窩裏想：我們的祖先們種一點糧食太不容易了，他們為了果腹、生存，不僅要與自然災害抗爭，還要抵禦毒蛇猛獸的侵擾。其中甘苦不親身體驗是難以想見的。然而，儘管老天的脾氣反覆無常，兇惡的野獸十分狡猾，但是我們的祖輩畢竟從洪荒時代走過來了，他們用自己的智慧抵禦大自然和毒蛇猛獸的侵襲，依靠自己勤勞的雙手不斷地創造人類文明、創造新生活。他們是多麼可敬可佩啊！當然，這些道理有的是我過多年才悟出來的。

自從有了這次守夜的經歷後，我對長輩們那種種糧如金的態度就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特別是當我後來讀到唐代詩人李紳那首膾炙人口的《憫農》詩時，更是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因此，我不僅自己養成了愛惜糧食的好習慣，還時常告誡孩子們不要浪費糧食。

施路華的消息

兩星期前，我在此欄談郭富城在無線台慶與一眾舞蹈員表演後，特別向3位編舞導師致謝。我在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怎麼不見李察施路華呢？沒想到個多星期後，有人傳給我一條影片——電視台報道「李察施路華追思會」的短片。噢！原來他已經離世了。

影片中沒有對施路華的生平作簡介，甚至沒有報道他何時出生、從何而來、何時逝世、死因為何。在那條4分鐘的短片中，只是簡單地由對施路華毫無認識的記者訪問了兩位與施路華同期的編舞導師鍾浩和石成初，他的徒弟兼追思會搞手Ricco，以及歌星賈思樂，請他們略談與施路華合作的點滴和對他的看法。很明顯地，電視台沒有人花時間搜集有關施路華的資料，只是以最簡單的方法趣味給受訪者，讓他們說話，負責便輕易便利地填滿4分鐘的功課了。

我最初認識施路華是在電視上看見他，因為小時候他常常在《歡樂今宵》謝幕時出現。還有，很多大型演出都有他的份兒。每次歌舞表演後，大會司儀便會介紹「兩施」——兩位編舞者——梅施麗和李察施路華出場。這時，施路華

便會在觀眾的掌聲中從幕後走到台上，展現一兩下舞姿。那時候我覺得一身黝黑皮膚、個子輕巧的他笑容很燦爛，開心輕快得像頭小鳥。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認識了施路華。我不是因為工作結識他，而是我們是鄰居，住在同一幢樓宇之內。我們都養了狗兒，在遛狗時會在樓宇的大堂碰上，便閒談起來。管理員們稱呼他為施先生，我則喚他Richard，因為他本名Richard Da Silva，施路華是Silva的譯音。他很友善隨和，也很健談，有時我會抱着小狗與他聊上半小時。

我對Richard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他介紹一位常常來採訪他的外籍朋友給我認識。原來那人本來是Richard公司的職員，可是Richard不滿意他的表現，把他辭退了。後來，Richard再次聘請他，不過，最終還是第二次辭退他。我聽到這個簡介後，很是驚訝。令我覺得不可置信的不是因為他把曾辭退的人再次聘請而又再次辭退，或是那人肯重返被辭退的公司工作，而是經過兩次辭退和被辭退的經歷，二人竟然還可以繼續做朋友。可見他們真的能做到公私分明，很有氣度，令我欣賞。

至今仍與我有聯絡的另一位鄰居也與Richard